

雷雨

曹 禺

中央戏剧学院

雷 雨

(四幕悲剧)

曹 禺 著

前 言

曹禺(1910~1997),本名万家宝,生于天津。父亲早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获中将军衔,曾任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。曹禺出生后三天母亲患产褥热而死,由继母抚养成人。他没上过小学,但常随酷爱听戏的继母看戏,童年的很多时光在剧院度过。1922年入南开中学,在南开新剧团参加了十几部中外戏剧的演出,其中包括易卜生的《国民公敌》、《娜拉》,霍普特曼的《织工》,丁西林的《压迫》,田汉的《获虎之夜》,未来派剧本《换个丈夫吧》等等。1928年进南开大学政治系。在张彭春执导的《娜拉》中扮演娜拉。读了英文版《易卜生全集》和奥尼尔的作品,并翻译改编过一批外国剧本,开始构思《雷雨》。1930年,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再次排演《娜拉》。1933年,在大学毕业前夕写出《雷雨》和英文论文《论易卜生》(1934年7月)。1934年七月,《雷雨》在《文学季刊》发表,次年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“中华话剧团”在东京首演。同年8月,天津师范学校在校大礼堂公演《雷雨》,这是大陆首次演出。曹禺作为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。此后连续发表了《日出》(1936)、《原野》(1937),两部剧各有特色,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。1940年秋,在江安国立剧专任教期间写出《北京人》,次年在重庆首演。1942年,改编巴金的小说《家》为戏剧,又大获成功。至此曹禺达到了他毕生艺术事业的顶峰。此后,曹禺还写过《明朗的天》(1954)、《胆剑篇》(1961)、《王昭君》(1978),但艺术上已呈明显颓势,无复昔日神采。但是曹禺作为二十世

纪中国话剧艺术成就最高代表的地位始终不曾动摇。

《雷雨》是曹禺代表作之一，也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。《雷雨》的成功首先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。周冲、四风、周萍、鲁贵、侍萍、周朴园、繁漪，每个人都有其个性和命运轨迹，其中繁漪已成为觉醒的新女性的象征。其次是人物关系复杂、结构精巧，虽然作者后来认为“太象戏了”，但正因为如此却使它具有很强的可看性，因而久演不衰。

人 物

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

姑奶奶乙

姊姊——十五岁

弟弟——十二岁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蘩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——蘩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鲁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凤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景

序 幕

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 一 幕

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(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)。

第 二 幕

景同前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 三 幕

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 四 幕

周家的客厅(与第一幕同)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 声

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——景同序幕。
(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)

序 幕

景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，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蚀了去。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，象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圆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；可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的，有些气闷。

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的红木菜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门左面立一只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是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墙略凹进，与左后墙成一直角。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。上面对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[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土歌同大风

琴声，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
quivenait Domini Nomini——^①屋内寂静无人。

[移时，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，姑奶奶甲(寺院尼姑)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着雪白布巾，蓬起来象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悬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奶奶甲 (和蔼地)请进来吧。

[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。进门脱下帽子，头发斑白，眼睛沉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颊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进门后，也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，衰弱地咳嗽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奶奶甲 (微笑)外面冷得很!

老人 (点头)嗯——(关心地)她现在还好么?

姑奶奶甲 (同情地)好。

老人 (沉默一时，指着头)她这儿呢?

姑奶奶甲 (怜悯地)那——还是那样。(低低地叹一口气)

老人 (沉静地)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奶奶甲 (矜怜地)您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人 (摇头)不。(走向右边病房)

姑奶奶甲 (走向前)您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人 (停住，失神地)我——我知道，(指着右边病房)我现在

^① 巴赫：《B 小调弥撒曲》。

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奶奶甲 (和气地)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，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，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

老人 (迷惘地)嗯，也好。

姑奶奶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[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

[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，比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得象个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姐姐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二人在一起，姐姐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姐姐在前面。

姑奶奶乙 (和悦地)进来，弟弟。(弟弟进来望着姐姐，两个人只呵手)外头冷，是吧。姐姐，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？

姊姊 (微笑)嗯。

弟弟 (拉着姐姐的手，窃语)姐姐，妈呢？

姑奶奶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，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，好吧？

[弟弟的眼望姐姐。

姊姊 (很懂事地)弟弟，这儿我来过，就坐这儿吧，我跟你讲笑话。(弟弟好奇地四面看)

姑奶奶乙 (有兴趣地望着他们)对了，叫姐姐跟你讲笑话，(指着火)坐在火旁边讲，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弟 不，我要坐这个小凳子！(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)

姑奶奶乙 (和气地)也好，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(小声地)弟弟，你得乖乖地坐着，不要闹!楼上有病人——(指右边病房)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姊、弟 (很乖地点头)嗯。

弟 弟 (忽然，向姑乙)我妈就回来吧?

姑奶奶乙 对了，就来。你们坐下，(姊、弟二人共坐矮凳上，望着姑乙)不要动!(望着他们)我先进去，就来。

[姊、弟点头，姑乙进右边病房，下。

弟 弟 (向姊)她是谁?为什么穿这样衣服?

姊 姊 (很世故地)尼姑，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，你坐下。

弟 弟 (不理地)姐姐，你看，你看!(自傲地)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 姊 (瞧不起地)看见了，你坐坐吧。(拉弟弟坐下，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)

[姑甲由左边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，没看见屋内的人。

弟 弟 (又站起，低声，向姊)又一个，姐姐!

姊 姊 (低声)嘘!别说话。(又拉弟弟坐下)

[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，将长几上的白床单，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

[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，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，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

姑奶奶乙 (向姑甲，简截地)完了?

姑奶奶甲 (不明白)谁?

姑奶奶乙 (明快地，指楼上)楼上的。

姑奶奶甲 (怜悯地)完了，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奶奶乙 (好奇地询问)没有打人么?

姑奶奶甲 没有,就是大笑了一场,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奶奶乙 (呼出一口气)那还好。

姑奶奶甲 (向姑乙)她呢?

姑奶奶乙 你说楼下的?(指右面病房)她总是那样,哭的时候多,不说话,我来了一年,没听说过她说一句话。

弟 弟 (低声,急促地)姐姐,你跟我讲笑话。

姊 姊 (低声)不,弟弟,听她们说话。

姑奶奶甲 (怜悯地)可怜,她在这儿九年了,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,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——(欣喜地)对了,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。

姑奶奶乙 (奇怪地)怎么?

姑奶奶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。

姑奶奶乙 (惊讶地)哦,今天三十?——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,到这房子里来。

姑奶奶甲 怎么,她也出来?

姑奶奶乙 嗯,(多话地)每到腊月三十,楼下的就会出来,到这屋子里;在这窗户前面站着。

姑奶奶甲 干什么?

姑奶奶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,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,就没有回来,可怜,她的丈夫也不在了——(低声地)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,——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,死了的。

姑奶奶甲 (自己以为明白地)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,总要问一问楼下的。——我想,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。

姑奶奶乙 (虔诚地)圣母保佑他。(又放洗物)

弟 弟 (低声, 请求)姐姐, 你跟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?

姊 姊 (听着有兴趣, 忙摇头; 压迫地, 低声)弟弟!

姑奶奶乙 (又想起一段)奇怪, 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, 为什么卖给医院呢?

姑奶奶甲 (沉静地)不大清楚。——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奶奶乙 (惊讶)真的?

姑奶奶甲 嗯。

姑奶奶乙 (自然想到)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, 不把她搬出去呢?

姑奶奶甲 说是呢, 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, 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奶奶乙 哦。

[弟弟忽然站起。

弟 弟 (抗议地, 高声)姐姐, 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姊 姊 (劝止他, 低声)好弟弟。

弟 弟 (命令地, 更高声)不, 姐姐, 我要你跟我讲笑话!

[姑奶奶甲、姑奶奶乙回头望他们。

姑奶奶甲 (惊奇地)这是谁的孩子?我进来, 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奶奶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, 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奶奶甲 (小心地)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——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奶奶乙 没有地方; 外头冷, 医院都满了。

姑奶奶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, 说不定吓坏了他们!

姑奶奶乙 (顺从地)也好。(向姊、弟, 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

她们)姐姐，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，我就找你们的妈来。

姊姊 (有礼地)好，谢谢你！

[姑奶奶乙由中门出。]

弟弟 (怀着希望)姐姐，妈就来么？

姊姊 (还在怪他)嗯。

弟弟 (高兴地)妈来了！我们就回家。(拍掌)回家吃年饭。

姊姊 弟弟，不要闹，坐下。(推弟弟坐)

姑奶奶甲 (关上柜门向姊弟)弟弟，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我上楼去了。

[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]

弟弟 (忽然发生兴趣，立起)姐姐，她干什么去了？

姊姊 (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)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
弟弟 (急切地)谁是楼上的？

姊姊 (低声)一个疯子。

弟弟 (直觉地臆断)男的吧？

姊姊 (肯定地)不，女的——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
弟弟 (忽然)楼下的呢？

姊姊 (也肯定地)也是一个疯子——。(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)你不要再问了。

弟弟 (好奇地)姐姐，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。

姊姊 (心虚地)嗯——弟弟，我跟你讲笑话吧！有一年，一个国王——

弟弟 (已引上兴趣)不，你跟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？这三个人是谁？

姊姊 (胆怯)我不知道。

弟 弟 (不信, 伶俐地) 嗯!——你知道, 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
姊 姊 (不得已地) 你别在这屋子里问, 这屋子闹鬼。

[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, 铁链声, 足步声, 女人狂笑, 怪叫声。]

弟 弟 (略惧) 你听!

姊 姊 (拉着弟弟手紧紧地) 弟弟! (姊、弟抬头, 紧张地望着天花板)

[声止。]

弟 弟 (安定下来, 很明白地) 姐姐, 这一定是楼上的!

姊 姊 (害怕) 我们走吧。

弟 弟 (倔强) 不, 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, 我不走。

姊 姊 你不要闹, 回头妈知道打你!

弟 弟 (不在乎地) 嗯!

[右边门开,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, 在屋中停一停, 眼睛象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, 由帷幔隙中望一望, 又踱至台上, 象是谛听什么似的。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。]

弟 弟 (平常的声音) 这是谁?

姊 姊 (低声) 嘘! 别说话。她是疯子。

弟 弟 (低声, 秘密地) 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姊 姊 (声颤) 我, 我不知道。(老妇人躯干无力, 渐向下倒) 弟弟, 你看, 她向下倒。

弟 弟 (胆大地) 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姊 姊 不, 你别去!

[老妇人突然歪下去, 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, 外

面远处合唱声又起。

弟 弟 (拉姊向前，看老太婆)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些疯子干什么？

姊 姊 (惧怕地)不，你问她(指老妇人)她知道。

弟 弟 (催促地)不，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是谁？

姊 姊 (急迫地)我告诉你问她呢，她一定都知道！

[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，舞台全暗，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。

[弟弟声：(很清楚地)姐姐，你去问她。

[姊姊声：(低声)不，你问她，(幕落)你问她！

[大弥撒声。

第一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——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

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地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桌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不旧，上面放着三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^①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俱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[开幕时，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，一面在揩汗，鲁贵（她的父亲）在沙发旁边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俱，很吃力地；额上冒着汗珠。

^① 菲律宾产的雪茄烟盒。